



第三只鸽子

——给毕加索为世界人民
和平大会创作的鸽子

这是鸽子的鸽子，

第十二月的鸽子——

被希望

照耀着晨光。

——周子

——周子

——周子

它起飞很高，

起飞很高，

上到风去无踪，

下到波涛万顷。

不要让它飞翔，

穿过一切黑暗。

它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飞翔如翼，

AIQINGQUANJI 艾青全集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北京。

第五卷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静悄悄地飞翔，



艾青全集

第五卷

散文
附
文论
录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石家庄

艾 青 全 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1 印张 2,484 千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2,000

ISBN 7—80505—489—4

1 • 451 定价：100.00 元

精装 全五卷

新华书店
发行

PDG



艾 青雕像
张得蒂 作



艾青父亲蒋景銓



一九六〇年艾青和高瑛在石河子

目 录

散 文

忆杭州	(3)
西行	(7)
《南方》发刊辞	(11)
迎一九三九年	(12)
送别	(14)
谈杜衡	(16)
乡居	(19)
坠马	(23)
埋	(26)
虫	(30)
炸后	(34)
夏日书简	(39)
迎一九四一年	(43)

.....

• 2 •

目 录

我和聂鲁达的交往	(308)
澳门行	(313)
欧仁·鲍狄埃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324)
思念胡风和田间	(326)

文 论

十二个诗人	(335)
乌脱里育	(337)
略论中国的木刻	(339)
文学上的“左右倾”	(342)
给画家们	(345)
文学上的取消主义	(348)
谈批评	(350)
梦、幻想与现实	(352)
一封信	(363)
记“李桦个人战地素描展”	(365)
第一日	(369)
序《古元木刻集》	(374)
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	(376)
坪上散步	(380)
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	(385)
窗花剪纸	(399)
论秧歌剧的形式	(408)

第五卷·散文 文论 附录

论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	(422)
《古元木刻选》序	(436)
谈中国画的改造	(441)
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445)
表现新中国,表现爱国主义	(461)
文艺与政治	(466)
谈《鸿鸾禧》	(476)
答杨绍萱同志	(488)
谈《四进士》	(499)
谈《牛郎织女》	(515)
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523)
谈中国画	(558)
谈艺术民主	(566)
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诗人 座谈会上的讲话	(572)
树木总是长在地上的	(579)
木板上的抒情诗	(583)
水的歌手	(587)
否定的艺术	(591)
机智、聪明和幽默	(600)
有人问我	(604)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605)
我为儿童祝福	(609)
民族文化与文化特性	(612)

目 录

新加坡的聚会	(618)
要善于选择	(622)
感想都在我的诗里	(623)
为路易·艾黎的贺词	(624)
在雨果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的讲话	(626)
答塞内加尔塞杜·恩迪亚耶先生问	(628)
写在《世界名人书信集》前面	(634)
陈履生写的《刘国松传》一书序	(635)

附 录

艾青年表	周红兴(639)
艾青美术年表	贺锡翔(688)

散 文



忆杭州

九年前的这些日子——

每天，在吃稀饭以前，不论是晴天还是细雨罩住湖面的早晨，我常是一个人背了画具，彳亍在西湖的边上，或是孤山的树林间，或是附近西湖的田野里，用自己喜爱的灰暗的调子，诚挚的心，去描画自己所喜爱的景色。那时的我，当是一个勤苦的画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的固执的爱心；对于社会，取着羞涩的躲避的态度；而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夫，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成了我作画的最惯用的对象。

因为自己处境的孤独，那种飘忽与迷蒙，清晨与黄昏的，浮动著水蒸汽的野景，和那种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所爱。

除了绘画，少年时代的我，从人间得到的温热是什么呢？

我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但那侧影却不曾在我的画

册上留下真实的笔触之前就消隐了。

我曾徘徊于桥头，曾在黑夜看过遥远的窗户上的灯光。

就在那时，我开始读了屠格涅夫，而且也爱上了屠格涅夫。

西湖，是我的艺术的摇篮，但它对于我是暧昧的，痛苦的。它所给我的，是最初我能意识的人生的寂寞与悲凉——我如今依然很清楚的记忆到，在一个细雨的冬天的早晨，寒风从那些残败了的荷叶丛中溜过，我在一个墙角，曾落下了冰冷的眼泪。

杭州是可咒诅的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离开了杭州。想起它时，只是充满了懊丧与埋怨。

大海的浪，冲去了我心中的那种结郁，旅行给我以对于世俗的忘怀。

我所住的不再是那中世纪式的城市：机械与人群的永不休止的呼嚷，使我忘去了孤独，生活影响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审美的观念，我开始使自己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我能用鲜明的对照的彩色来涂抹我的画册了。

几年后，我曾几度在旅行中经过杭州，每次经过时，也不知由于畏惧呢还是由于憎厌，心底里像有一种隐微的声音催促着我：“不要停留呵，不要停留呵……”就像我是从它那里逃亡了似的。

今年九月，我又在杭州住下了。

它仍是使我感到沉闷、窒息，难于呼吸。

我仍是用逃避的脚步，在街上走着，在湖边走着。

西湖没有什么变化——迷蒙，飘忽，柔软。人们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情感在过着日子。一种近似伪饰的安闲浮泛在各处。

战争并不曾惊动他们，他们——杭州的市民，有多少曾为民族的命运顾虑过呢？

我的画学生时代的教师们，多数仍在西湖，他们都买了地皮造了洋房，成了当地的名流，有的简直不再画画了。

十一月，敌人已从金山卫登陆，杭州在军事上已极重要，但除了单纯的军事的调防之外，负责当局仍不曾在民众运动上开放过——一个人的地位与荣禄使他们忘却了整个民族的厄运。

最后，我教书的学校，没有学生来上课了，我也就借了盘费，离开杭州。

不久，听说杭州的居民已逃走，省政府与省党部都早已迁至金华，而那在临走前两天还劝人们“高枕而卧”的《东南日报》，也改在金华出版了。

有一天，我在一个村上遇见了一个背了包袱的警察，他说是从杭州逃出来的——他走时，城里已三四里路看不见一个人影了。

那时，敌军还不曾攻嘉兴。

今天，我在想念着杭州……

我不能违心的说我爱杭州，它像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挤满了偏窄的、自私的市民，与自满的卑俗的小职员，以及惯于谄媚的小官僚，和专事奉迎的文化人，他们常以为自己生活在无比的幸福里，就像母亲似的安谧。在他们，从不曾想到会有如此大的祸患，真实的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恐怖着灾难，但他们不会反抗，而且也不想反抗，最后，他们逃跑了——却仍旧不曾放弃掉偏窄，自私，自满，谄媚与奉迎；所放弃的是农人们给他们耕植的土地，和工人们给他们建筑在土地上的房屋。

今天，敌人已迫近了杭州，明天或后天，我们的英勇士兵，将以温热的血与肉，作着保卫杭州的防御战了。

杭州，从来迷漫着和平的烟雾的西湖，将要迷漫着战争的烟火了。

或许，敌人的残暴的脚步，很快就踏遍了整个的杭州；或许，敌人的兽性会把西湖的一切摧毁；或许，西湖的血会染成紫红的颜色……

但是，我们却应该为杭州欣喜，因它愈为怯懦的、无耻的人们所弃，却愈为英勇的、坚强的战士们所爱，它将在敌人与我们间的争夺战中惊醒过来……

今天，我想念着杭州，我想念着，眼前就浮起了它少时的凄凉，我是极度的悲痛着，但我却不再流泪了。

我以安慰自己的心情，默诵着这为我最近所爱的话：“让没有能力的，腐败的一切在炮火中消灭吧；让坚强的，无畏的，新的，在炮火中生长而且存在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